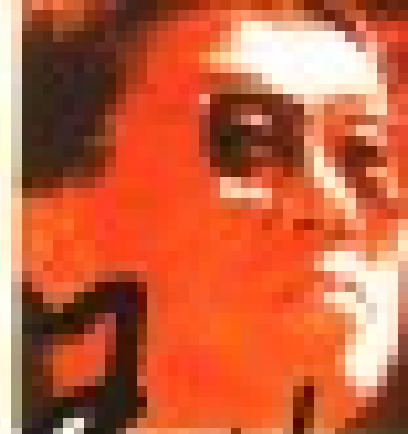


王蒙·革命·文学

温奉桥
编

——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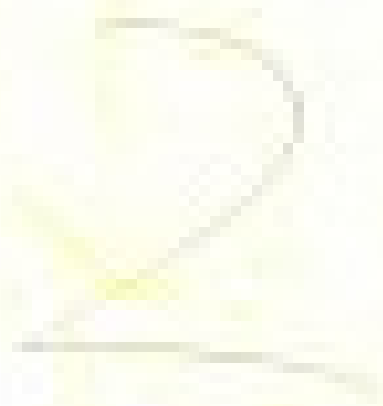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革命·文学

——

王蒙文集卷之四



I206.7/216

2008



王蒙·革命·文学

温奉桥
编

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革命·文学/温奉桥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02 - 006499 - 1

I. 王… II. 温… III. 王蒙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731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王蒙·革命·文学

Wang Meng·Ge Ming·Wen Xue

温奉桥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4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6499 - 1

定价 3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 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 郭宝亮(3)
- 中庸美:王蒙文学哲学的精髓 薛永武(17)
- 论王蒙创作的精神资源 贺仲明 戴俊艳(43)
- 后革命时代诗学
- 王蒙文艺思想散论 温奉桥(55)
- 王蒙的人生哲学及其文艺思想 李茂民 贾辛欣(72)
- 王蒙文革前的创作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夏义生(87)
- 王蒙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潮 徐向昱(102)
- 对反叛的宽容
- 论王蒙眼中的大众文化 徐仲佳(121)
- 鲁迅与王蒙 王吉鹏 霍虹(131)
- “狐狸”王蒙 李 钧(144)
- 与时流走,与时俱新
- 论王蒙的小说理论的特征 汤振纲(162)

王蒙小说研究

- 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崔建飞(173)

革命与母亲

- 评王蒙“季节系列”小说 邵燕君(189)

精英的思想史

- 读王蒙“季节系列”小说 刘磊(194)

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意义 徐妍(205)

试探王蒙复出初期的小说结构观 张明(222)

令人辛酸的“忠诚”

- 论王蒙笔下的“右派叙述” 黄善明(229)

王蒙与青春主题 刘广涛(237)

青春做伴好放歌

- 王蒙小说青春主题浅论 赵卫(253)

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

- 王蒙小说的一个侧面 周志雄(264)

心之声:听知觉与王蒙小说中的音响世界 徐强(277)

解读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 刘慧敏(294)

跨文化视野中的王蒙小说

- 《坚硬的稀粥》与《活动变人形》文化符码阐释
..... 李萌羽(300)

寻找艺术与自然的精灵

- 关于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 周怡(315)

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消解与虚空

- 读小说《青狐》 张宏(322)

话语的缝隙

- 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咸立强(331)

人物形象系列背后的青春文化呼唤

- 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谢新华(344)

王蒙文学批评研究

- 论王蒙文学研究的发现逻辑机制 朱德发(355)
- 论王蒙的鲁迅阐释 王吉鹏 霍 虹(367)
- 王蒙论文三术 喻大翔(376)
- 大师的批评
- 王蒙与随笔式批评 周海波(388)
- 论王蒙的文学批评 方维保(398)
- 重构《红楼梦》的释义系统
- 王蒙《红楼梦》研究略论 温奉桥(413)

王蒙诗歌研究及其他

- 略谈王蒙的诗 叶嘉莹 口述 张红 整理(431)
- 踏遍青山人未老
- 读王蒙《感怀》(七律二首) 王 安(441)
- 王蒙的三个爱好 王 安(447)
- 行走在骆驼队中的“宝马”
- 王蒙学院讲演的小说性解读 牛月明(457)
- 还原历史与人性的真实
- 评《王蒙自传·半生多事》 王春林(475)

祝贺与答谢

- 在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冯瑞龙(497)
- 在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薛庆国(499)
- 王蒙的意义 纪宇(501)
- 在王蒙文艺思想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吴德星(504)

王蒙是一种力量

——在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管华诗(506)

感谢与困惑

——在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王 蒙(509)

后记…………… (513)

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

郭宝亮

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王蒙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至今,我们对王蒙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其文学创作成就上,而很少对其他方面的成就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研究王蒙的文艺思想非常必要,因为王蒙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心得,饱含着王蒙许多精到的文艺美学思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总结研究的时候了。总结和研究王蒙文艺美学思想对丰富共和国文学理论宝库肯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迄今为止,王蒙直接阐述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基本收录在十卷本《王蒙文集》的第六卷、第七卷中,另外200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接纳大千世界》、1996年9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是王蒙》、200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200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谈小说》等著作中也有关于文艺思想的杂谈。不过,除了这些之外,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是贯穿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之中的,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特别是对《红楼梦》、李商隐的学术研究中。本文对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就是从王蒙整体创作中归纳出来,以便就教于学界诸前辈及诸同侪。

一、杂多的统一原则

杂多的统一原则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① 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② 可见“统一”就是在某一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王蒙一生喜欢大海,大海形象地体现了王蒙“杂多的统一”原则。大海的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乃至超越博大性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美学原则贯串在王蒙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创作方法乃至文学文体多样性等看法上。

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上,王蒙主张文学多元性。在《文学三元》这篇文章中,王蒙认为“文学正像世界一样,正像人类生活一样,具有非单独的、不只一种的特质。”^③ 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作品实际上往往是作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思潮、社会集团利益、社会生活的需求或社会发展变革的趋向的影响下,即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一个发言,一个‘公报’。它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诉说、报道、记载、吁请、辩解、提醒、

①② 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66页,第267页。

③ 王蒙:《文学三元》,《王蒙文集》第6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3页。

透露、劝诫、激发、声明、宣传。”^④“非社会性，恰恰是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正像不上色也是一种颜色，休止符也是一种标音符号，独身也是一种婚姻生活方式一样。”^⑤在此，王蒙把文学的社会性看作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而把文学的非社会性思潮也做了一个澄清。其次，文学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范畴相比较，文化现象可能是一个更加广泛却也更加独特，更加稳定却也更加充满内在与外在矛盾冲突的范畴。”第三，“文学又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像生命本身一样，具有着孕育、出生、饥渴、消受、蓄积、活力、生长、发挥、兴奋、抑制、欢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种种因子、种种特性、种种体验。这当中最核心的、占一种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窃称之为‘积极的痛苦’的东西。”^⑥何谓积极的痛苦？王蒙认为，是指与生命俱来的一种积极的痛苦。“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常常是痛苦的，觉得自己还幼小、还不如别人是痛苦的，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生命许多的代价终于成熟起来终于有所作为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④这种痛苦因为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痛苦也将存在。

王蒙在此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多元的，就避免了对文学单一的绝对化的界定。然而，文学这三元并不是散漫无序的，而是杂多的统一：“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统一于作为文学主体与客体的‘人’身上。什么是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许多情况下，对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的有所侧重、有所忽略乃至抹杀，造成了种种创作上和主张上的歧异与冲突。”^⑤王蒙这篇写于1987年的文章，显然是有感而发的，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对文学

④ 王蒙：《文学三元》，《王蒙文集》第6卷，第323页。

⑤③④ 同上，第330页。

⑤ 同上，第331—332页。

时而强调其社会功能,时而又强调其非社会功能,时而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时而又强调文学对自身的回归,这些主张各执一词,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最近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就是一例。李陀等在《上海文学》上对纯文学的反思,主要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低迷现状而试图寻找缘由的努力。之后不断有人提出文学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纯文学观念,或者说是文学向内转惹的祸,因此文学亟需向外转,并把《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看作真正的文学。^①这种忽左忽右的状况正是王蒙所担忧的。

在看待文学创作方法问题上,王蒙同样主张杂多的统一。王蒙说:“在艺术形式上,在小说的写法上,我正在做一些试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丝毫不具有排他的性质。即使我自己,在写作《夜的眼》、《春之声》的前后,还写了《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何必那么绝对,称赞、欣赏一种写法,就必定否定、排斥另一种写法呢?文艺创作上的排他,往往会成为百花齐放的一大障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甚至一个人也可以一专多能,程咬金还有三把斧呢,一个作家多搞它几把‘斧’,又有什么不好呢?”^②这里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是提倡“杂多”,提倡多元并举。但多种方法的运用也不是大杂烩,而是杂多的统一,是将多种方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式,这体现了王蒙反对绝对化,反对独断思想。王蒙说:“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进行自由竞赛的政策。萝卜茄子,各有各的爱好是很自然的,因为爱吃萝卜就想设法去贬低茄子,却大可不必。在艺术手法、艺术趣味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党同’是可以的和难免的,‘伐异’是不需要的、有害的。只要方向好、内容有可取之处,我们就应该让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要党

^① 参见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第4版。

^② 王蒙:《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王蒙文集》第6卷,第61页。

同好异,党同喜异,党同求异。没有异就没有特殊性,就没有风格,就没有流派,就没有创造了。”^①

在对文学文体问题上,王蒙一直提倡文体的多样性。王蒙本人就是一个文体家。他尝试过多种文体写作,他不仅写小说、散文,还写诗,写评论,写学术论文,而且他的小说也体现出多种多样的文体风貌,对此笔者在拙著《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一书中,有过一定的概括,在此不赘。^②

实际上,杂多统一原则不仅是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而且也是王蒙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在文艺问题中的体现。在王蒙看来,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杂多的统一,没有杂多,就没有世界,同样没有统一,世界也将无法存在。杂多与统一是不可分离的。讲杂多可以避免任何形式的绝对化与独断论,讲统一又同样可以避免过分的相对主义。有人认为,王蒙是一个坚定的反绝对化、独断论者,因而就当然地认为王蒙是相对主义者,这其实也是绝对主义的思维。而实际上,王蒙既反绝对主义,同时也反对相对主义。正像我在前面说到的:“统一就是要有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不偏不移、不即不离,博大包容,中规中矩,规律和谐,平等民主,原则宽容才是王蒙杂多统一的本质。

二、广泛真实性原则

广泛真实性原则也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笔

① 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文集》第6卷,第119页。

② 参看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者在对王蒙先生的访谈中,他曾多次提到这一原则。广泛的真实性不同于廉价的外在真实性,它的丰富、复杂、包容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全面呈现。早在1980年王蒙谈到真实性问题时就说过:“在恢复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传统以后,我们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和外生的生活记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想象,更多的艺术探索,更强烈的艺术个性,更多样的艺术手法。我们要忠实于真实,我们还要敢于和善于突破那些表面的和外生的真实的硬壳,我们要更加大胆、更加巧妙地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精神的境界,为社会主义的创业者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鲜、营养丰富而美味可口的精神食粮,以提高和扩展读者的眼界、趣味、欣赏水平和情操,以感染、慰藉、净化、强化和震撼读者的灵魂,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①在这里王蒙把真实性界定为外在真实性与内在的精神的真实性的总和,其中充满着对创造性的推崇,这就避免了我们去机械地对真实性的理解。在机械反映论猖獗时期,所谓的真实只是外在的真实,这种真实观抹杀了内在精神真实性,抹杀了创造性,在看似真理的幌子下,走向了更大的不真实。因为这种真实观,实际上是对生活的一种提纯,一种蒸馏,一种取舍,一种人为的条理化、简单化。而生活本身并不是一种纯净的蒸馏水,一种有序的,条理的,充满戏剧性的必然性的组合,而是一种混沌的,广泛的,充满杂质的,芜蔓枝杈的偶然性的“堆砌”。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生活,如何把它的真实性表现出来,是每一个艺术家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其实,运用语言进行叙事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行为,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的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

^① 王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王蒙文集》第6卷,第60页。

现”，^①这说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质。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梦”，它是虚幻的但又是实在的，是作为现实支撑物的幻象，“意识形态作为梦一样的建构，同样阻碍我们审视事物、现实的真实状态。我们‘睁大双眼竭力观察现实的本来面目’，我们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景观，以努力打破意识形态梦，到头来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成。作为后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外表冷静的、摆脱了所谓意识形态偏见的主体，作为努力的实事求是的主体，我们依然是‘我们意识形态梦的意识’。”^②齐泽克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像无意识一样没有历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虚幻的梦的建构，而它又是现实的、无所不在的存在，那么作家对世界的观察选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察选择，因而作家所行使的语言叙事行为就是一种话语权力。以这种话语权力对世界对生活的选择就是一种对世界对生活对象的取舍。这种取舍伴随巨大的危险，就是很有可能把原本丰富复杂的、多元并存的、客观真实的生活世界简单化、一元化、主观化。王蒙对此有着足够的警惕。他在对张洁的小说《无字》的批评中，呼吁作家要慎用话语权力：“整个作品是建造在吴为的感受、怨恨与飘忽的——有时候是天才的，有时候是不那么成熟的（对不起）‘思考’上的。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如果书中另外一些人物也有写作能力，如果他们各自写一部小说呢？那将会是怎样的文本？不会是只有一个文本的。而写作者其实是拥有某种话语权力的特权一族，而对待话语权也像对待一切权力一样，是不是应该谨慎于负责于这种权力的运用？怎么样把话语权力变成一种民主的、与他人平等的、

①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②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67页。